

『同名电视剧央视热播』



TE QIN ZHONG DUI

● 火场 ● 情场 ● 官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特勤中队

王磊 著

特 勤 中 队

王 磊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勤中队/王磊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8

ISBN 7-5033-1574-1

I. 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352 号

书 名: 特勤中队

作 者: 王 磊

责任编辑: 冯抗胜

装帧设计: 曾 腾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304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74-1/I·1261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王 磊 国家一级导演。1957年出生。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

导演话剧、戏曲：《离异》、《护航》、《好大一个家》、《夏天的记忆》、《贵妇还乡》、《丹青怨》等十余部剧目。获第七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导演奖、文华优秀导演奖。

编剧、导演电视剧：《爱心在呼唤》、《家教方圆》、《海事法官》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编剧长篇电视连续剧：《纸风筝》、《漂亮女孩》、《特勤中队》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著有长篇小说《我是一只风筝》（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现任职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责任编辑：冯抗胜

责任校对：吴 汇

装帧设计：曾 腾

第一部

两千年的三月五日，对我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市而言，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它灼热、神奇、辉煌，也冷酷、诡异、残忍。顷刻之间，一幢代表这座城市最为奢华、优越、完美生活方式的高档公寓大厦，被一场奇异的大火带走，它的美丽和高贵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它所散发出的烟雾和焦糊的气味，以及被烟雾所深深包裹的令人心撼的恐惧，很久的缭绕在城市的天空……

灾难初始于早上七点三十分。

这是一个艳阳的早晨，是典型的北方春季所特有的气候。天空湛蓝，没有一丝云彩，阳光自高空毫无遮挡地直射下来，令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沐浴在干爽和亮丽之中！

就是在这天的七点三十分，电梯载着满满的装饰材料上升到二十三层，这里的某处正在打响一场巨大的装饰战役，预备把那用砖瓦灰浆制成的房屋打造成豪华的宫殿。工人们卸下了所有的材料，却把一小罐涂料遗忘在电梯间的角落里。它太不重要了，以至于没有人回头来寻找它，一整天都没有人想起它、注意到它。于是，不知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一颗什么样的火种悄悄地点燃了它。

大约是在七点三十五分，电梯下行到一层大厅的时候，人群中挤出一个长发女孩，她以快于他人的节奏走出电梯间，穿过黑暗的大厅，率先投身到外面绚丽的阳光中！她，就是住在二十三层的居民，

安琪。她的一身牛仔，如同她自己的皮肤一般紧绷在身上，不安分的脚步带动了全身肌肉的律动，看上去像一匹小野兽，令人担忧那无法包裹的青春随时会喷薄欲出。她太兴奋了，故意紧贴着便道边跳上跳下，就像一个学龄前的孩子，变着法地逗弄自己开心。难怪，这一天对她来说就是个隆重的日子！

她去领取正式记者的资格证书。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在全市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星海日报社文艺部实习，凭着聪颖机敏的天赋，她断定自己会被留在文艺部，那可是她最佳专业中的最佳选择，得到了那个位置，她优秀的人生就真的可以起锚出航了！

然而她万万不能料到，这一天险些成为她青春的祭奠，人生中那些最具极端意义的考验都以最浓缩的方式让她体验到了：辉煌与绝望、幸福与恐惧、生与死，乃至爱情突然降临和瞬间逝去，短短的一天中，她神奇地牵手于地狱与天堂之间，跨越了凡人所无法跨越的生命界限，成为最悲剧也最受命运宠爱的女神！

更具戏剧性的是，这一天也是星海市公安局正在组建的特勤中队集中报到的日子，这可不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更新，而是可以在星海消防史上留下痕迹的重大事件。自从那次号称后现代恐怖事件——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泄漏事件在世界舆论上公布后，星海市公安局骤然意识到：一个现代化的灾难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无法想象、无法预料的各种现代灾难，没有一支与其相抗衡、相媲美的现代消防队伍是一件令人忧虑深重的事情。而这支队伍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品质，与他们将要对付的灾难所带来的损失程度应该是成正比的。于是，一支投入空前的、花费了天文数字才得以装备起来的队伍即将诞生了，这就是特勤中队，是全国第一块特勤的牌子。

特勤中队队长的位子在整个消防局上下似乎是件毫无争议的事情，除了陈二喜再无第二人能够担纲。他是全国消防部队著名的战斗英雄，“立功专业户”。短短的八年军龄，已经创下了大小二十五块奖牌的记录，是那些愿意在消防事业上建功立业的年轻军人们渴望却难

及的偶像。他手下官兵的来历也像特勤的牌子一样有特权，局长破例允许陈二喜在全市各个中队去挑选，凡他看中的，不管在原中队担任多么重要的角色，一律无条件放人。这一天，陈二喜终于把他的人马聚齐了，挨够了各中队干部的骂，也出尽了风头，但全体官兵们心里却明白，在“特勤”这个威风惹眼的名称背面，还有一个更具实在意义的名字——“敢死队”，那才是“特勤”的真正内涵。

同样是早上七点半钟，陈二喜驾着那辆橄榄绿色的敞篷吉普车，赶往特勤所属的上级机关 A 五支队去接他的搭档——特勤中队的指导员。这个人选的确定也是颇费周折的，因为陈二喜的独一无二，似乎很难有人能与他般配，一度，那些决策人们甚至觉得应该为二喜而专门制造出一个搭档来，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最终还是局长在武警消防学院点了一位政治教官的名。这是整个特勤人事调动中动静最大的一个。

在众多款式的汽车穿梭往来的公路上，这辆车是最夺人视线的。除了它特别的绿色之外，主要是那个特大号的司机，他那将近一米九的身材被勉强地塞进司机座舱里，而他的肩膀要比常人宽出二十厘米，过分粗壮的手臂显然与方向盘不成比例，就像是对付玩具，而他剽悍、英气的脸庞则会被人误以为是从哪一部虚幻的未来战士影片里跑出来的英雄人物。他就是陈二喜。

他的心情真是好极了！如同今日灿烂的阳光。他的英雄历史早从十九岁一当兵就开始了，然而众多的奖状奖章却不能满足他的梦想。在一个普通的中队里面，他时常有被平庸埋没的危机感，面对千奇百怪的现代灾难，他不止一次地迫于装备的简陋和人员素质的低下而放弃救助，眼巴巴地等待失败。这实在不是他情愿的性格，甚至有种耻辱感，他太迷恋于轰轰烈烈的场面，他的生命属于辉煌而不能容忍平凡。他连做梦都希望得到一支人才装备与他的气质相匹配的队伍，好让他创造出骇人听闻的奇迹来！这一天，两千年的三月五日，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支举世无双的消防队伍和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骤然期遇，让这个擅长驾驭风险的骑手在神话般的境界里出尽了风头，用

生命的代价创造出了人类的想象所无法够到的奇迹！

八点钟，沈慧芳踩着上班的铃声跑上楼来，有点喘息。这不是她的风格，她从来都是提前五分钟到岗的，但是今天不行，她正走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她的丈夫乔坤明早就要出国了。她太爱他，把自己所有的精神支点都交给了他，他一走，她将面临坍塌。但是今天又不能不上班，她是 A 五支队的业务参谋，化工工程师，是惟一一位在特种火灾的防御和扑救工程上的专业设计人员，因此她也是特勤组建工作小组的当然组长。刚好专为特勤从国外进口的车辆装备已经到港，她必须去办理入关提货手续，她只有三天的时间来做这些事，因为，三天以后，特勤中队就要正式举行建队仪式了。

一整夜她都没有合眼，沉浸在与心爱的人惜别和对自己未来的去向犹豫不决之中。丈夫希望她跟随，而她既不能割舍亲爱的丈夫，也不能抛弃心爱的事业，两种需要都如泰山般沉重，压得她那柔弱的身体透不过气来。但是，不管她内心经历了多少艰难，她的外表永远是安静的，短发没有一丝凌乱，素白眼镜擦得清澈透明，军人的规范和书生的文静兼备的气质很好地掩藏了她内心里的焦虑，看上去仍是一汪清水般的美。

她直奔支队长办公室，仅仅推开一道门缝，就感觉到了里面的异样：迎面的窗下坐着一位军官——他肯定是个陌生人，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一张整开的报纸遮挡了他的半个身体，但他笔挺的军裤和一尘不染的皮鞋，特别是他握着报纸的手指那种特殊的排列方式和洁净得透明的指甲，让沈慧芳断定，他本来不属于这里，他属于稀有人群。瞬间，沈慧芳有些好奇，有些期待，这种期待莫名地令她紧张，以至心跳加快。当然，她心态的悄然变化是微小到连她自己都无力察觉，直到很久以后，当她的命运因为面前这个陌生人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再回味此刻的感受，方才能领略这个瞬间的重要意义。

支队长从她身后赶来，超过她走进办公室。他是个豪爽的中年人，有着一副大号的脸盘儿和一组大号的五官，眉毛、睫毛都很长，

给人很浓重的夸张感。当然，嗓门也是大号的：“怎么样，沈参谋？都准备好了吗？老公什么时候的飞机？”

沈慧芳很不情愿回答这个问题：“明天早上五点。”

“唔，你呢？有什么打算？”

沈慧芳一阵茫然，敷衍着：“我……我是军人……”

“说得好！长本事让他学成回来，咱干吗总是追着老公屁股后头？又不是咱没能耐！如果有必要，我跟他谈谈！”

慧芳急忙阻拦了。她很怕让陌生人关注自己的私事，希望赶快结束这个话题，然而她敏感到，那人已经移开了报纸，露出半个脸。那是张充满智慧的脸，虽然瘦削单薄，但他的沉稳却能让他的身体牢牢地抓住地面，什么力量也无法撼动。慧芳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这人一定有一种很好地控制心脏匀速跳动的办法，他决不会像我一样随便慌乱的。在她短暂的思绪中，他们双方都意识到了相互的关注，已经无法回避，到了必须面对的地步！

支队长引见说：“这就是局长从军校专程点来的特勤主官，常晓风同志。”

随着常晓风的站立，报纸很飘逸地从他身上落下来，他正用儒雅的微笑和颀长的手臂等待与慧芳的相识，当他全部站起时，慧芳发现，他是个身材高挑但瘦弱的男人。

“我叫沈慧芳，欢迎您加盟特勤中队。”慧芳把手伸过去。然而那只陌生的手完全让她震惊了！那是一只如此冰凉的手，与她所握过的任何一只男人的手都不同！特别是同她的丈夫乔坤相比更有着天壤之别，乔坤的手像是包裹了一团火焰，触到它就会立刻燃烧。慧芳自己的手从来是冷于其他女性的，她因此而认定自己的特殊，今天，春天来临，她的手已经转暖的时候，却遇到了这样一只冷于她的手！她忍不住抬起头，于是，她隐约发觉，在这个男人的精神世界里潜藏着一些令人担心的部分，那是淡淡的忧郁。

很重的推门声，门被开到了极限，陈二喜出现在门口，像是一堵墙，在较近距离地看他，其高度有些令人眩晕。“谁是我的搭档？我

来接人了！”他大大咧咧地嚷着。当他看准了常晓风的时候，脸上露出过分的惊讶：“嗨！老天！怎么是你？我昨天做梦还梦见你呢！真是不禁念叨！”他冲过来，带起一阵风，与常晓风热烈地拥抱！

慧芳莫名地产生一种担心：陈二喜的手劲会伤到那个人的。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心思的荒唐，默默躲到内室去了。

常晓风同样饥渴地打量陈二喜，感慨地说：“这就叫心想事成。你在特勤中队任队长可是我预料之中的！怎么样？欢迎我吗？”

“什么话？忘了咱们在新兵连里的约定了吗？不成英雄不见面，见面一定成双雄！看来是到了见面的时候了！”

支队长咳嗽一声责备着：“脸皮真厚！英雄不英雄能是你自己说的？不谦虚！”

陈二喜憨厚地笑了，透出一股稚气。

支队长严肃起来：“你们都是当一把手的材料，作为一个中队的编制，看你们谁都有点委屈。可这是特勤，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你们一文一武，应该是黄金搭档，从另一个角度，足以看出上级领导对特勤的重视。但是，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如果你们不合作，产生离心力，还不如俩草包放在一块。那可就毁了特勤了。”

两位军官几乎同时回答：“不会的！”说完，他们两个默契地笑了。陈二喜补充着：“我们是新兵连的把兄弟，他主意多，我肯实干，没个合不来的，再说，他是我的老哥，总能让着我一点。”他竟然用耍赖的神情望着常晓风，晓风则还给他一个宽容的微笑，充满长辈样的关怀。

支队长放心地点点头：“这就好。别忘了，特勤是我们消防局的一张王牌，将来是要对国际上开放的。这座城市的安全多半就攥在你们的手心里，不管哪一个出了问题，我都让你们俩一块挨打！”

两位军官领了军令状准备前去上任。临行时，常晓风向支队长提出了一项请求，他要请那位女工程师做特勤的业务课程教官。支队长对他的打算吃了一惊，他确实佩服这位政工干部的眼力和心计，居然在短暂的十几分钟时间，就把他的人力资源底子摸透了。他没有给他

明确的回答，借故沈参谋的工作多，压力重，拖着他。可是常晓风向内室送去了一个道别的眼神，竟让沈慧芳快步跑了出来，把一个简单的道别搞得格外隆重了。支队长发现，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这件事已经是他拦不住的了。

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安琪眼泪汪汪地站在社教部的主编室里。她的几个同学都领了记者证、笔记本、钢笔还有采访专用录音机，当大家陆续离开，当她的周围彻底空下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一张如此生动的脸由于愤怒、执拗，也由于眼泪的掺和，变着花样地扭曲着，显得额外丑陋，但她已经彻底顾及不上了。

主编很舒适地假在沙发里，两手抱肩，懒散地翻着一双眼皮，趣味十足地望着这个任性的女孩：“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安琪一张口就像婴儿一样的哽咽：“我……不报到！我是优秀生，凭什么分我到政法版？”

主编回答得慢条斯理，却软中带硬：“你凭什么认为只有最差生才会分到政法版呢？”

“因为它总是刊在第四版，而且还在体育新闻的下面！”

主编的脸突然一绷，变得很有威慑力：“那是因为政法版办得不好！没有好的创意，没有精彩的栏目。因为他们力量薄弱，所以我要把最优秀的人选充实进去！”

安琪并没有被这番高明的吹捧所打动，据理力争着：“别故意哄我，我年轻，但我不是孩子！搞新闻的谁不懂得要向头版进军？可是您把这机会都分给别人，把我扔进花边版块里！”她哭得更厉害了。

主编站起来，打算认真对付一下这个任性的女孩：“你说政法版是花边版块？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法律规范也就越来越重要。目前消防部队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是全国的典范，有不少英雄事迹值得向社会推荐！我们有责任使他们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安琪不屑地撇着嘴：“别单纯了！他们还想成为偶像？那歌星们干什么吃？”

主编真的被激怒了，他大着嗓门吼叫：“你说什么？”

“我……我不喜欢他们，我不愿意……”

“晚了！我已经决定了！要么你接受，要么你辞职！”主编态度强硬地把事情推向僵局。

安琪真的傻了！她从来都相信自己所要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只要她要，就一定会属于她，如果对方不给，那一定是对方的错误，但是如果她任性，对方最终会给她，这就是她的真理。但是今天，真理出现了偏差，她再也承受不了了，她怀疑又震惊地望着主编，那裸露的目光似乎在质问：“你为什么认错？”

主编适时收回了严厉，他其实从心里喜欢这个孩子，这是一个精灵般的女孩，调教好了，她的任性恰恰胜任一名优秀的“狗仔队员”。他用尽量淡漠的口吻命令：“赶快拿着你的记者证和录音机去报到吧，我保证你一上任就有活干的。”

安琪完全错误地领悟了主编的话，她把他的让步看做是对自己坚忍程度的考验，其实她心中也有瞬间的恐惧，万一，他不认错怎么办？他毕竟有权——决定她的命运！但是她心中的真理不允许自己让步，她还没有受过让步的教育，更何况她的大脑中枢根本就没有导致让步的机制！于是她破口说出：“不！我辞职！”之后，跑出主编室再不回头，以彻底断了自己的害怕和想要反悔的后路。

主编完全惊呆了！他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很自信自己左右逢源和控制局势的能力，今天，却在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学生面前露出了无奈。

上午十点钟，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矗立在特勤中队崭新的操场上，那是局长专门派人送来的“见面礼”，上面有四个大字“精武强警”。紧接着，特勤中队召开了一个短暂的见面会。

这是一个加强中队的编制，所有的人马集合起来，在操场上铺开很大一片绿色。陈二喜朝队伍的正前方走来，还没有站稳，一个像特殊金属撞击出来的声音吼道：“立正！——”于是，队伍里迸发出整

齐的脚跟相撞的声音。

那个吼声来自一个精瘦却结实的上士，眼睛深陷，两腮内敛，嘴唇绷出坚硬的棱角；他笔挺的身材挑着一身稀松的军装，肩胛骨凸出的耸立着，给人感觉那衣服里面只有一副骨架而没有肉，而那骨架也是用高碳质钢材浇铸的。他站在显赫的标兵位置上，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叫铁杆，身后是他得意的部下——救人尖刀班成员。铁杆执著地盯着他的队长，有点残忍，但更多是崇拜，那是他的老上级，他们在火场上无数次默契联手曾给他创造了人生中最极限的快乐，跟随队长已经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了。为了这个愿望，他曾暗下决心，来不了特勤便回家。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还有什么样的幸福可以同此刻的感受相媲美？

陈二喜虽板着一副严肃的脸，很久的用目光检阅他的队伍，心中的喜悦却是无法压抑的，毕竟这是他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曾无数次在想象中集合起特勤的队伍，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但还是无法与眼前真实的场面相比拟，这些人尖儿果真凑到一起，确实营造出了一种非凡的气氛，那是什么？二喜说不出，甚至他们还有一股涣散、不逊、自以为是的气息掺杂在里面，但那种以往从未有过的优越、无畏和智慧，已经把这支队伍提升到了超凡的境界！他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动了！

“我们特勤中队的人马到现在为止已经集合齐了。大家来自各个中队，都是好样的。我们先认识一下，我的名字——”

没等陈二喜出口，队伍中爆发出一片浑厚的男声：“陈——二——喜！”接着，由铁杆带领，响起一阵有节奏的击掌声，而且长久不息！陈二喜心中的得意是可以想象的，毕竟他不是一个很会掩藏自己的人。他忍不住望望晓风，有顾忌也有炫耀，之后挥手强压下了掌声：“我主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指导员，常晓风同志！”虽然他竭尽地煽动，但掌声还是稀少很多。这让他感到尴尬。

常晓风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种微妙，坦然地走上来，用他魔法般的目光扫视了全场，很快，把那些零散着的神情聚拢起来，开始他的

“就职演说”。

“战友们，你们都是有经验的兵，但作为特勤中队的兵还刚刚开始。所以，特勤的规矩，你们并不清楚。”他抛出了一个悬念，停了停。果然，队伍中安静了。常晓风很适时的重新开口：“什么是特勤？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了，灾难的成分变得复杂了，救助的难度增加，风险也加大了。这就要求有一支更勇敢、更智慧的队伍出现，这队伍的名字就是——特勤中队！”

操场一片宁静，似乎连风都停住了脚步。陈二喜陡然有种神奇的感觉，对常晓风的讲话开始全神贯注。

“我们的使命不但要求我们业务精尖，更要有勇于牺牲的精神。因为很多灾难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分析就得冲上去，因为救援的方法将永远落后于新型灾难的出现速度，所以叫我们为敢死队应该更为准确。我们不但要加倍地勤奋学习和训练，更要时刻准备着为万不得已关头而献身，这是残酷的，也是光荣的，因为我们是人道主义意义的最终体现者。所以，特勤当然有别于普通的中队，特勤的规矩当然也是特殊的。第一条，我们来看看这块石碑！”晓风后退了几步，很庄重地绕着石碑走半圈，由衷地闪动起一种崇敬感来，“这是局长专程派人送来的，在整个消防部队中，这样的石碑只有这一块，我们是不是很特殊？”他发出了威严的质问。

“是！”队伍中发出响亮的回答。

常晓风提高了他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的神圣之处！这片操场因此也变得神圣起来了，每当我们踏上它的时候，我们应立刻想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我们的训练也会变得庄重而神圣。所以，我们再不能随意从这里经过，要么，你绕道行走，要么，你正步通过，以此来表达你对你的使命的敬意！”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辟的推理会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陈二喜更是惊诧，在晓风的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始终处在分裂的思绪中，一面被他强大的控制局面的能力所折服，一面在强烈的怀疑他的理论的真理性的。而这样一个结论，让他彻底从思绪

中跳了出来。他想插话，向常晓风提出询问，但常晓风却没有给他插话的机会：“下面，我们到各战斗班检查内务，现场讲评。在退出操场的时候，别忘了我们对它的敬意，撤离！”他把声音提高到极限。

“正步——走！”

口令下达，步伐也算整齐，但仍有很压抑的笑声传出。陈二喜忍不住笑出来，靠近常晓风问：“你搞什么鬼？这不成了自己逗自己玩儿了吗？太可笑了！”

常晓风严肃地回答他：“如果你是个老百姓，那连立正稍息都可笑，但你是个兵。”

陈二喜环顾四周，见队伍已经撤离得差不多了，顿时有种危机感，慌忙问：“我们怎么办？”

“正步撤离。”常晓风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们也——？”

“你会习惯的。”

常晓风率先迈开了正步，那种过分的规范在陈二喜看来既庄重又可笑，但无奈，他只能跟随。常晓风那严肃投入的举动，突然令陈二喜产生莫名其妙的生疏，过去曾经有过的熟悉和默契似乎在瞬间烟消云散了……

安琪跑出日报大厦直奔家门，当她踏上电梯，确定她独自一人的时候，眼泪放纵地涌了出来！她很清楚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新闻是她的最爱，而在最具权威的报社工作更是她的理想之梦！可这个梦被她的任性毁掉了！她后悔，却不肯给自己回头路，她太要自尊，太非此即彼了！这成为她此刻最大的痛苦！

她的眼睛始终直视着自己的内心，却没有注意脚下那罐涂料。这幢大厦里的居民大多都和安琪一样，是些只关照自己内心而看不见外界的人，他们是不会注意电梯里这些微小的变化的。他们是一群新兴贵族，都处在一个繁忙得险些精神崩溃的重要位置里。

安琪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倒在床上，想用睡眠来缓解心中的痛

楚，为了逃避严酷事实的侵袭和父母的干扰，她干脆在耳朵上塞一副耳机，放上一段古典歌剧的音乐。她那童真尚存的心灵对明天还有着神话般的期待：也许睁开眼睛，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她进入了梦乡。

晚上九点半钟，电梯间里那桶被人遗忘的涂料，开始默默地燃烧了！

与此同时，沈慧芳家的厨房里“嘭”的一声爆出了一个火球，把她吓了一跳，本能地从墙上摘下了灭火器。乔坤叼着烟出来，那是因为他找不到打火机，在煤气上点烟造成的。

乔坤无奈地望着慧芳，在他看来，妻子的神态有点神经兮兮的，傻得很。他吐着浓浓的烟雾，脸上有着同烟雾一样浓的郁闷。他刚刚冲过澡，裸露的脊背满是潮湿，发梢还不停地滴着水珠。他迈过满地的行李坐在沙发上，望着蹲在地上执著地为他装食品的慧芳，目光既犀利又似乎若无其事，眉心两道竖纹透着超人的智慧和娇纵，一眼便知，他是个有才华，对女人有威慑力的男人。

“别往里装了，飞机上什么都有，我又不是去插队。”乔坤不屑地说。

慧芳僵持了一下，没有争辩，挑选着继续往旅行袋里装。乔坤探身拉开了慧芳的手：“我说不装就不装了。坐下，我们谈谈。”他很自负地靠进沙发里。慧芳感到了他的不可逆转的态度，脚插进惟一的一块空地，勉强在小板凳上坐下来。

“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就到了南半球了。你有什么打算？”

慧芳声音很低地回答：“我不知道。”

“到了那边，我会很快安排好生活，我等你过去。”乔坤的口气毫无商量可言。

慧芳为难地抬起脸：“我以为……你能回来！”

乔坤的脸立刻露出不耐烦，他克制着，即便是克制，那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的专业在国内没有任何发展，二十年以后也不能，如